

从古埃及到古巴比伦，从古希腊到所罗门

古城古墓挖掘简史

总结国外近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验证历史以及相关想象文学的真实性

郑振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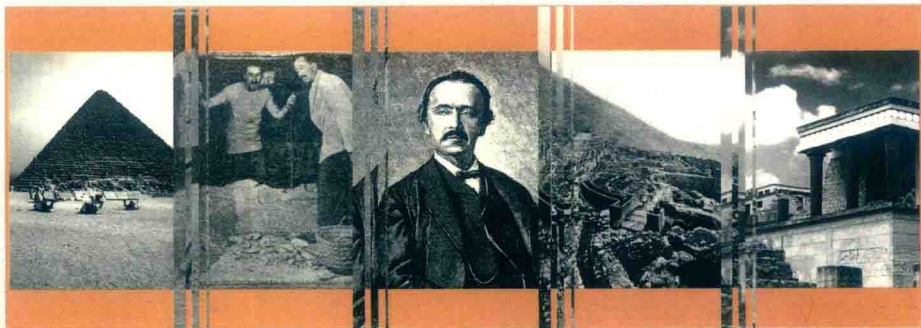
金字塔

发现都丹喀门王墓的
卡忒（左）和卡那贡（右）

海因里希·谢里曼，
德国考古学家，
特洛伊城的发现者

希腊迈锡尼古城遗址

克里特



在残破的古城古墓中，曾有多少辉煌文明诞生，
如埃及宏伟的王陵和神庙，巴比伦壮阔的城邦和雕塑，
以及失落的尼尼微、克里特、迈锡尼等等，随着重大考古发现，
是它们展示着曾经的辉煌，验证着历史的真实性。

台海出版社

从古埃及到古巴比伦，从古希腊到所罗门

古城古墓挖掘简史

总结国外近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验证历史以及相关想象文学的真实性

郑振铎◎著

金字塔

发现都丹喀门王墓的
卡忒（左）和卡那贡（右）

海因里希·谢里曼，
德国考古学家，
特洛伊城的发现者

希腊迈锡尼古城遗址

克里特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城古墓挖掘简史 / 郑振铎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68-1871-8

I. ①古… II. ①郑… III. ①考古学史 IV.

①K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9246号

古城古墓挖掘简史

著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曹文静

装帧设计: 仙 境

版式设计: 阎万霞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960mm 1/16

字 数: 125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871-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古城古墓挖掘简史》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精炼通俗的语言，总结了国外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重大考古发现，例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等重要遗迹的发现和发掘历程。这是郑振铎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作品之一，资料详尽，条理清晰，文辞生动，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可读性。此外，本书附录还收录了朱偰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使本书的内容更丰富、更完善。全书约插入了160幅图，很多都是很珍贵的老照片。

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考古学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曾主编和编辑《小说月报》《闽潮》《新社会》等刊物，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责任编辑：曹文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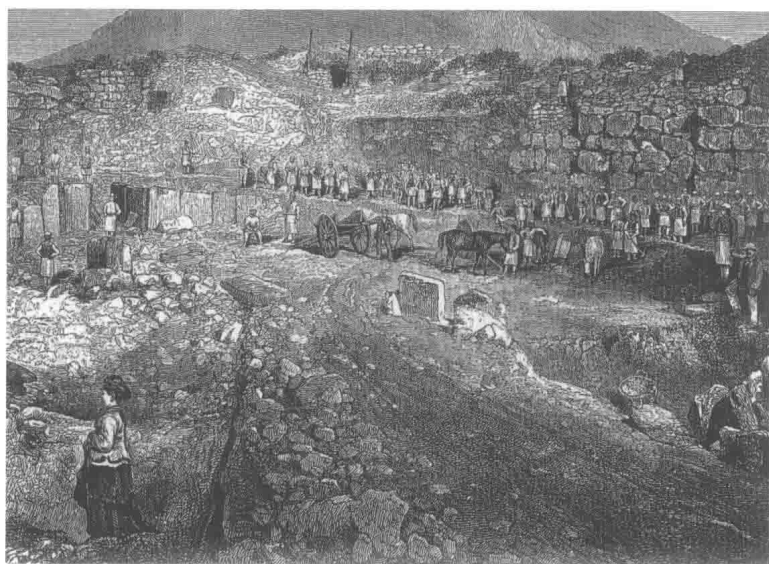
策划编辑：宋洪洁

封面设计：仙德书品（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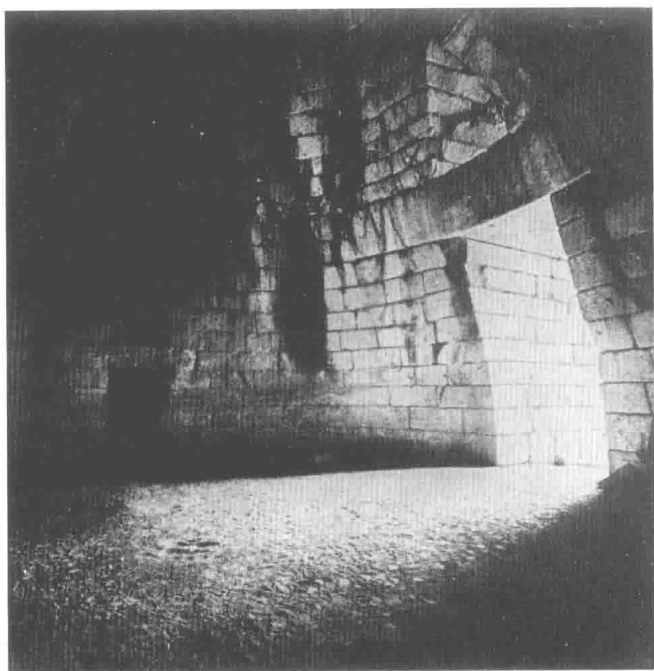
版式设计：阎万霞



谢里曼发现的墓圈



谢里曼及其夫人在挖掘现场工作，此图片来源于谢里曼自己的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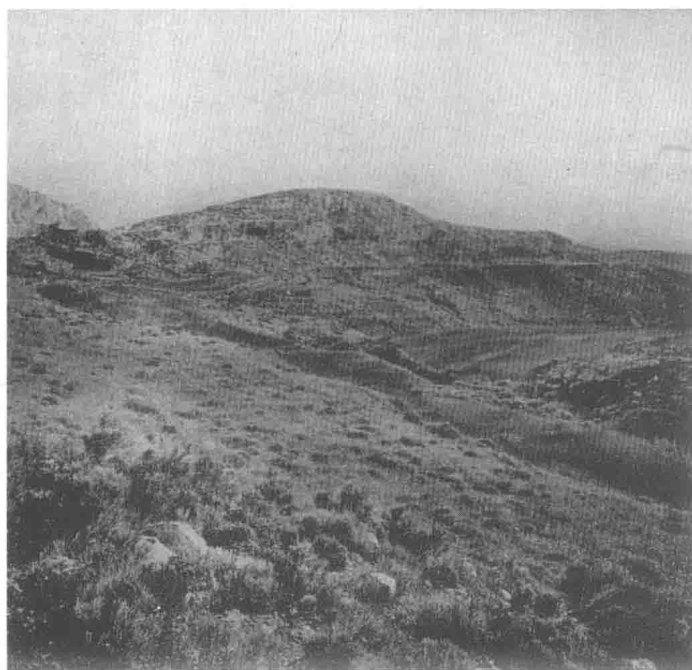
阿特勒斯宝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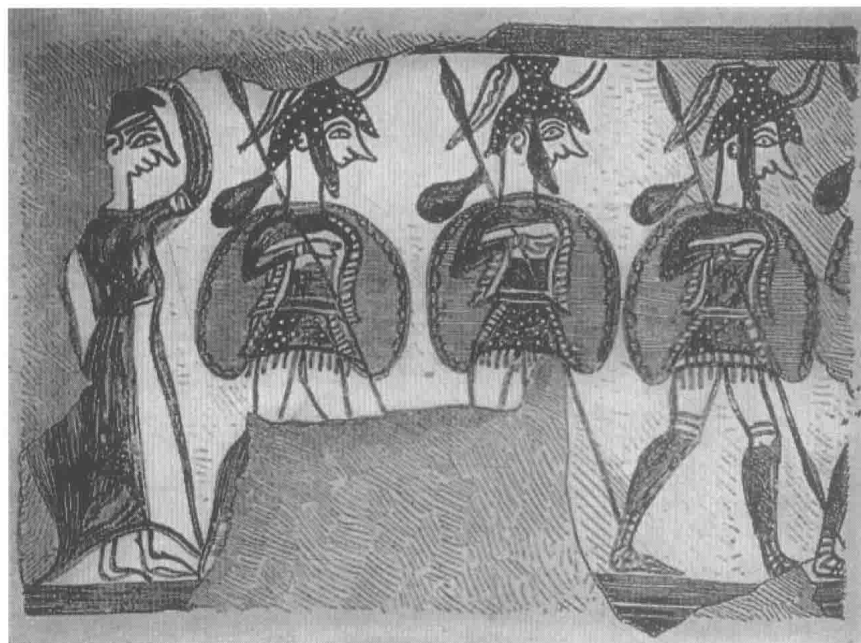
宫殿内部



狮形门



从远处看迈锡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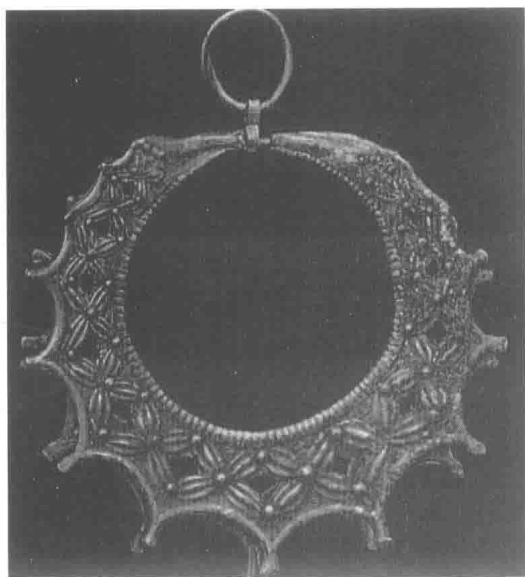
画有战士的花瓶



黄金面具，被发现时还在死去国王的脸上



青铜胸针



黄金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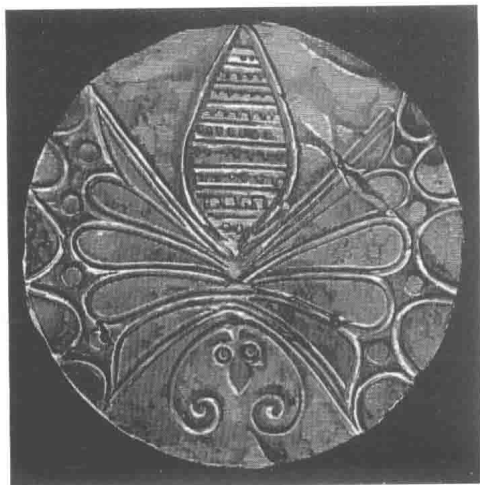
一个银制牛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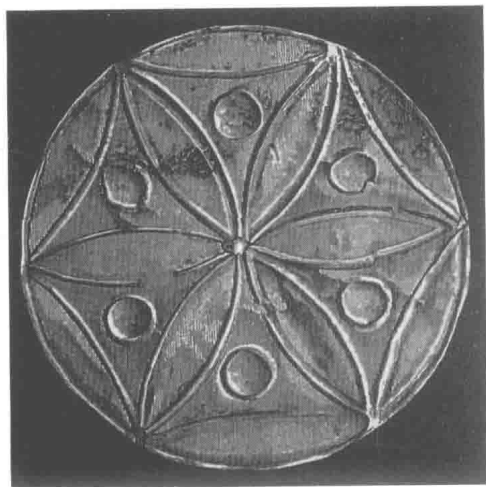
迈锡尼宝石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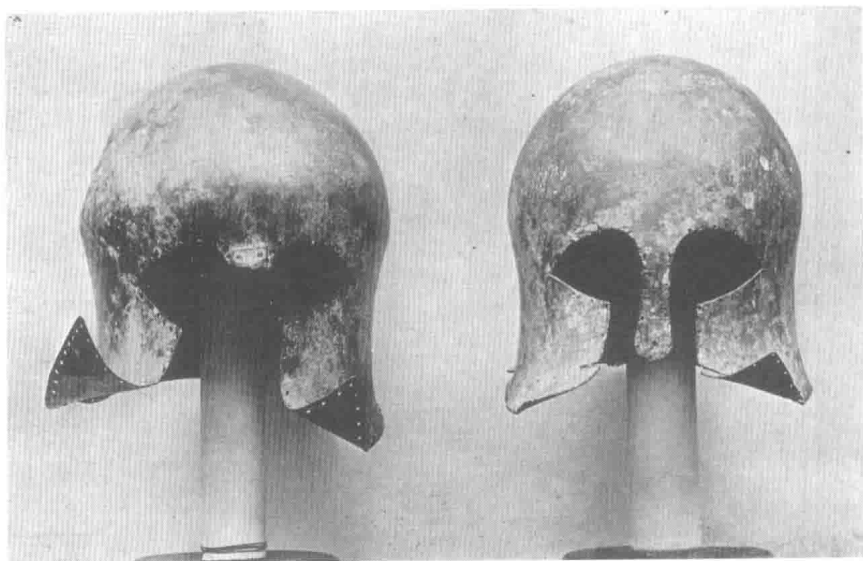


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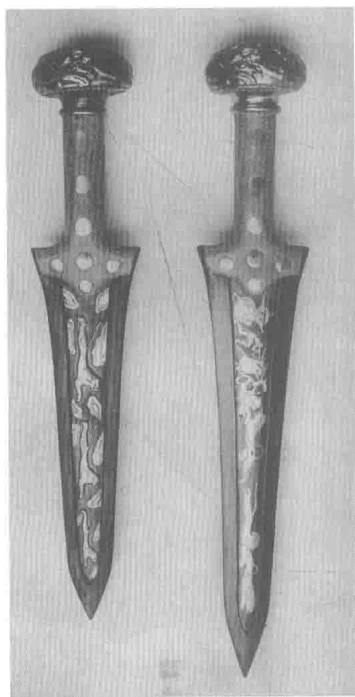


精美图案的盘子





青铜头盔，猜测可能是国王阿伽门农的



青铜匕首



头盔

序

Preface

自十九世纪的初年以来，人类有两个显著的大进步。第一是：对于所住的世界，经过勇敢的探险家的努力，已经将所未知的地域，所未发现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民族与文明、艺术与宗教，久已为我们所忘记者，经了精敏辛勤的发掘家的努力，也已经将他们重复显露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较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叙述米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叙述尼罗河的文明，叙述希腊的文明者，从前皆以古代历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为唯一的宝库。而对于他们，谨慎的历史家却还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据为实。有史的时间，因此缩短至有历日可纪之时；在此时之前的史实，他们或视为神话，或视为无稽的传说，或传为诗人创造的传奇。其实，此种史实，其本身原是模糊影响，不大有什么丰富的内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或可更确切地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古代史是至为枯窘可怜的。到了十九

世纪之后，许多发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许多考古学家在研究室绞尽脑汁解释着，于是我们乃可于三四千年之后，竟得见亚述帝国的王家图书馆的藏书，而读其内容，得见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帝国往来的外交文件，而知当时的国际情形；如果我们到了巴比伦，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壮丽无比的圣街上散着步，如果我们到了推来，我们还可以凭吊为了一个美人而苦战十年的坚城，如果我们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们还可以下了阿门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这个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们到了克里特，我们还可以看见当时海王国宫殿的遗址，而徘徊于其宝座之旁。这是如何可惊奇的一个古时代呢！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家岂真梦想得到：一个诗人的传说，乃有真实的背景，一个生于三四千年后的人乃竟得见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书，乃竟得徘徊于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宫中，还不是一个可惊的进步么？

关于地理上的发展，这里不提。本书所叙的只是最近百年来的最重要的古史学上的发现，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发现的故事。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震动一世的听闻，也即是可惊奇的传奇的一页一篇。一个梦想的古物学家，精确地选定了一个古代的遗址之后，便动手掘下去。一锹一铲地将泥土掘起，一筛一箩地将它们倒去。经营了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之后，忽然一个工人的铁锹，咯的一声遇到了一个坚硬物，遇到了一个石块。由此，而一个人首而有翼的尊严的

石狮子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王的墓和它的无穷宝物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城的墙头在三四千年的沉埋之后，发现于天日之下了。当那个惊人的大石像出土时，当墓中的遗物，完美无缺地一一复显于三四千年后的我们之前时，旁观者岂止游心于光荣伟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岂止酬偿了他的几月几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获，盖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们发现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们将已失去的古代重现于我们之前；

二、使我们直接与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的史迹，面对面的相见，不必依靠了传述失真的古代记载；

三、证明了古代大诗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话、古代的英雄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的成分在内。有时，且可以知道这种传说、神话的所以构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未尝无发掘，未尝无发现，且也未尝无二三惊动一时的发掘的故事被传述着；然而却有两大点和近代的发掘，本书里所叙的发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现，大都是偶然的，机缘巧合的发现，不是什么专门家有心要去发现的。潘沛依（Pompeii）之被发现于一个农人，便是一个好例。至于近代的许多大发现，则不然。这个发现都是专家有意地经了千辛万苦而始得到的结果。在他们之前，

那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后，那个荒丘却告诉人家说，在许多许多时代之前，他们乃是如何光荣，如何宏伟的一座名城。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威势赫赫的王宫，见到耸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见到关于战事、国政、宗教的刻文，关于国王祭师的，以及他们的神道的石像，我们还可以见到那时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养生送死的器具，更还可以走到他们的市场之上，而默想当时人民熙来攘往的情形。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发掘家的。偶然发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绝不会再来了，一则专门的考古学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进，关于古址的考定与发掘在欧洲和小亚细亚一方面都已可算是“地少藏宝”的了；二则偶然的发现，百年难得数见，有意的发掘，十发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时，假定考定了一个遗址，专门的发掘家是等待在那里的，因此偶然发现的机会益少。

第二，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掘，大都不是为了学问，为了艺术，为了古史而工作着；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便是为了国家的财富，或劫，或抢，且骗，且偷，只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们除了夸多斗富之外别无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不值得一顾，而在考古学家看来则为无价之宝的东西，不知被毁弃了多少！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劫，倒不如藏宝于地，还可以有复得之时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发掘者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为了一尊稀世的雕像而去发掘，也不是因要盗窃古墓中高价的珠宝

而去发掘，也不是为了要增加个人的收藏或国家的御库而去发掘，他们的发掘，除了纯正的学问的工作之外，别无目的。一位专家在埃及王谷中发掘了许多年；一个埃及土人对人论到他道：“他在这里那么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学问上，他诚然成了富翁，若论物质上的报酬，则他所得的有什么？！

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发掘者态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来，其所得远超出从前的好几百年的时间；从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发了，从前所寻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地得到了。自波塔（Paul Emil Botta）发掘柯萨巴（Khorsabad）以来，至今不过八十余年，而这八十余年中，几乎年年有重要的发现。其结果，则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丰富，旧时记载的错误，逐渐地都被更正。我们试读剑桥大学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丰富简直非从前史学家所曾梦见的。

然而自八十余年的发掘以来，欧洲和近东以及尼罗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几乎都被专门的发掘者发掘尽了，今后的欧洲和近东，和尼罗河流域，恐将难再有什么惊人的大发现了。不过近年来的发掘者，其态度和方法，却更有和波他、需雅特（Austen Henry Layard）乃至舍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诸人不同者。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发现什么传说中的名城，什么大皇帝的宫殿，什么人头有翼的牛和狮，什么惊人的狩猎图、战事图，什